

双语推广背景下侗语活态传承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苏家惠¹, 张发钦^{2*}

¹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西 柳州

²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柳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5日

摘要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科学保护并重的政策导向下, 侗语作为承载民族认同、族群记忆与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 其活态传承面临全球化、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多重冲击, 呈现结构性濒危态势。本文立足我国侗族人口最集中, 文化保留最完整的湘黔桂交界侗族聚居区, 系统描摹侗语生态基底, 剖析其活态传承的现实挑战与深层制约因素, 并探索协同赋能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 当前侗语存续呈现空间分异、代际断裂、场域萎缩、教育缺位的复合特征: 核心聚居区母语保留相对完整, 散居区与城镇社区母语使用近乎消亡; 中老年群体侗语能力稳定, 青少年传承断层显著; 家庭域收缩化、公共域边缘化、仪式域符号化, 语言实用功能持续弱化; 双语教育碎片化、师资与教材严重不足, 制度化传承体系尚未建立。究其根源, 制度供给不足、市场功利化取向、社会结构变迁、文字体系薄弱与文化自信欠缺, 共同构成侗语传承的多重桎梏。基于此, 本文构建“政府引导、学校主导、家庭参与、技术支撑、社区协同”的五维赋能体系, 提出深化双语融合教育、培育本土专业人才、赋能文旅业态创新、推进数字化资源建设、强化社会协同机制五大路径, 旨在兼顾国家通用语普及与侗语活态延续, 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多元文化共生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双语推广, 侗族语言, 活态传承, 路径优化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ath Optimization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 Dong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Bilingual Promotion

Jiahui Su¹, Faqin Zhang^{2*}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苏家惠, 张发钦. 双语推广背景下侗语活态传承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7): 305-315. DOI: 10.12677/ml.2026.147649

¹Schoo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Desig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²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May 22, 2026; accepted: July 3,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Under the national policy that equally prioritizes the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scientific preserv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the Dong language—as a core vehicle for ethnic identity, communal memory, and cultural essence—fac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from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its living transmission, exhibiting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ong ethnic settlement zone at the Hunan-Guizhou-Guangxi border, where the Dong population is most concentrated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remains most intact. It systematically maps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Dong language, analyze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underlying constraints in its living transmission, and explores optimized pathways for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current Dong language preservation exhibits composite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tergenerational disconnection, territorial shrinkage, and educational neglect. In core settlements, the mother tongue remains relatively intact, while its use has nearly vanished in scattered communities and urban area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speakers maintain stable proficiency, whereas youth transmission shows significant gaps. Family-based domains have contracted, public domains become marginalized, and ritual domains have become symbolicized, leading to continuous weakening of the language's practical func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remains fragmented, with severe shortages of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no institutionalized transmiss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t its core,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market-driven utilitarianism,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weak writing systems, and lack of cultural confidence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multiple barriers to Dong language preserv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five-dimensional empowerment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by “government guidance, school leadership, family participation,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t proposes five key approaches: deepening bilingual integrated education, cultivating local professional talents,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cultural and tourism sectors, advancing digi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balance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ong language's living heritage,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minority language protection and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Keywords

Bilingual Promotion, Dong Language, Living Inheritance, Path Optim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强调在高质量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 需依法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推动形成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1]。在地方层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示范[2]。此外, 广西民宗委

持续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字数据库”试点建设, 组织实施语言资源调查、文化典藏与数字化开发, 推动建立科学保护民族语言的长效机制。近年来, 国家大力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同时, 也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科学保护, 倡导“双语并重、和谐发展”的语言政策导向。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 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 面临着活态传承的危机。侗语作为侗族文化的核心载体, 其活态传承不仅关乎语言本体的存续, 更涉及民族认同与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学界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理论探讨逐步从“语言资源观”向“语言生态观”演进, 强调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Hinton 强调语言存续能力与其在特定生态位中的功能性紧密相关, 主张通过“语言复兴计划”重建语言使用场景[3]。Wang Wei 将主流通用语言定义为优势语言资本, 从社会学视角解释民族语言代际流失的结构性根源, 提出语言场域分层分析思路, 可用于分析乡镇、村寨、校园不同场景下民族语言使用地位的差异[4]。左广明以“语言资源”视角出发, 主张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国家文化战略资源, 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5]。王桂亮认为语言多样性的现实价值受制于“信息自律”生态伦理, 要保护语言多样性, 应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以消解“文化悖论”为目标, 以增进社会理解、文化宽容、兼性互惠为语言生态伦理原则[6]。近两年, 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至公共空间: 李瀚腾提出, 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 建议通过立法保障其使用权利[7]。

针对侗语的专门研究近年来日益深入, 研究视角从整体性描述转向精细化个案分析, 涵盖使用现状、语言接触、口头传统与方言差异等多个维度。Vosters 等人认为家庭是语言维系的核心载体, 代际推移中, 家庭外公共场景母语使用持续减少, 听读、口语理解能力衰减远慢于口头输出[8]。Häberl 提出青年是少数民族语言数字化传播的主力, 主动运营社交平台、短视频账号、线上语料社群, 可有效填补传统线下传承渠道的不足。伍莎莎的实地调查显示, 侗语在中老年群体中仍具活力, 但青少年使用率显著下降, 家庭语言环境正由“侗语主导”向“汉语主导”转变[9]。张勤聚焦侗族大歌, 指出其演唱主要依赖民族语言的声调与韵律, 是少数语言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 但面临传承人老龄化危机[10]。相关调研显示, 侗族青少年虽对侗族母语有较强情感认同, 但认为生活实用价值偏低, 导致“认同但不使用”的矛盾现象[11]。

教育被视为民族语言传承的核心路径, 近年来研究聚焦于双语教育模式、课程建设、师资培养与家庭参与等关键环节。Nur Hakim 等人提出社区自组织传承模式: 通过传统长老(仪式)+ 家庭(日常代际)+ 青年社群(非正式活动)的三维传承体系打造沉浸式的社区语言学习环境[12]。秦中应倡导在“文化生态区”理念下发展民族教育, 开发“校本课程 + 传习所”模式, 强调语言应在真实文化语境中传承[13]。陈保亚强调传承民族语言才是语言保护的根本目标, 而家庭是语言传承的第一场域, 可以通过政策激励家庭使用民族语言[14]。图尔荪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泽普县民族高中第七中学为例, 指出双语教师普遍缺乏系统教学训练, 呼吁建立民族双语教学培训[15]。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数字化成为语言保护的重要方向, 研究涵盖语料建设、新媒体传播与智能应用等多个层面。Schneider 等学者认为少数语言智能工具开发要形成“技术治理 + 使用者批判”双重约束, 同时纳入种族语言学视角, 否则智能语言应用会加剧弱势语言与族群的边缘化[16]。黄俪媛等人主张对少数民族口头语言进行音视频采集, 建立多模态数据库为往后相关研究与教学提供基础资源[17]。严妍探讨数字化应用在民族语言保护中的前景, 提出可开发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系统等现代化数智工具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18]。现代化技术应用进一步深化, 贾连庆倡导将 AR、VR 和 3D 等技术用于民族非遗歌谣与语言教学, 构建沉浸式民俗文化体验场景, 显著提升学习者参与度的同时构建民族文化多元化保护体[19]。

综上所述, 关于侗语保护与发展的研究已形成理论建构、个案分析、教育实践与技术赋能四位一体

的学术格局。研究视角从宏观政策向微观机制深化, 实践路径从单一保护向多元协同拓展, 技术手段从传统记录向智能传播演进。然而, 仍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 多聚焦于静态的抢救性记录或单一的学校教育, 缺乏将语言传承深度嵌入本土现代化发展的系统性生态构建; 其二, 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民族语言保护之间的张力, 较少“双向赋能”的协同机制设计; 其三, 数字化保护多停留于档案存证, 未能有效转化为青少年乐于接受的活态应用场景。基于此, 本文立足少数民族语言侗语的现状与未来活态发展, 拟构建“政府引导、学校主导、家庭参与、技术支撑、社区协同”的五维协同赋能体系, 探索兼顾通用语普及与侗语活态延续的优化路径, 以期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共荣提供新的实践范式。

2. 现状描摹: 民族地区侗语的生态基底

侗语隶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是侗族族群身份认同、文化记忆承载与社群交际维系的核心载体, 亦是西南跨境民族语言资源中兼具活态性与濒危性的典型代表。基于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专项调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湘黔桂交界区田野调研数据, 当前侗语整体呈现区域分化存续、代际传递断裂、功能场域萎缩、制度化传承缺位的复合型濒危特征, 语言生态在空间、年龄、功能与制度四个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层级性衰退, 存续基底脆弱且不可逆趋势加剧。

2.1. 空间分异: 聚居区稳固与散居区衰退

侗语以贵州锦屏启蒙为界分为南北两大方言, 南部方言覆盖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 广西三江、湖南通道等核心聚居带; 北部方言分布于天柱、新晃等地, 汉化程度更高。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侗族总人口约 349 万人[20]。语保工程最新监测显示, 常态化日常交际使用侗语人口仅约 120 万人, 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使用本民族语的人数占侗族总人口平均比例是 70.45% [21]。

空间分布呈高度非均衡格局: 核心聚居区(黎平、从江、三江、通道等村寨)母语保留完整, 村寨内部侗语日常交际占比偏高, 城镇近郊、交通干线沿线双语混杂, 侗语使用频率逐步下降, 散居村落与城市移民社区母语基本退出日常交际, 仅少数高龄老人尚能完整使用。在广西独峒、同乐、八江等纯侗族聚居村寨, 中老年群体村寨日常交际侗语占比 90%~100%; 中青年日常邻里交际侗语占比 70%~85%, 青少年校内多用普通话, 村寨家庭内部交际占比 50%~70% [22]。整体形成核心区点状固化、边缘区面状消融、全域濒危持续扩散的空间生态。

2.2. 代际衔接: 中老年稳定使用与青少年传承断层

侗语能力呈现显著的年龄梯度递减, 代际断裂已成为最突出特征。桂黔湘交界侗族片区中青年双语共性: 村寨本土人群稳定双语, 进城定居青年逐步向汉语单语过渡, 侗语由生活交际语言转变为文化仪式语言[23]。在广西三江, 60 岁以上群体侗语熟练率达 100%, 可完整掌握语音、词汇、语法及侗族大歌、古歌等口头传统, 是家庭与社区的核心传承主体, 20~59 岁中青年群体双语率达 96.6%, 13~20 岁、5~12 岁的双语率达 69.2%和 87.4%, 但母语使用场景多用于家庭内部或返乡场[24]。广西三江 20 岁以下青少年为侗语传承最弱群体, 城镇青少年母语习得环境近乎消失, 乡村仅少量青少年具备基础听说能力[25]。家庭语言格局由“侗语主导型”转为“汉语主导型”, 儿童语言关键期缺乏母语浸润, 代际传递链条从源头断裂。

2.3. 场域功能: 家庭域收缩化、公共域边缘化、仪式域符号化

侗语社会功能持续萎缩, 场域分布高度失衡。家庭作为最后保留地, 仅祖辈之间、祖辈-孙辈交流以侗语为主, 父母与子女、年轻夫妻间汉语使用率达 91.6% [26]。传统社区公共空间(鼓楼、风雨桥、歌

班)受村寨空心化影响, 侗语交际频次较 2000 年下降 67%, 歌班成员 90%以上为 50 岁以上老人, 后继乏人[21]。现代公共领域(学校、政务、商业、媒体)汉语占据绝对主导: 学校侗语课程开设率较低, 且多为校本兴趣课; 旅游景区、商铺侗语仅用于拦门酒、侗族大歌和百家宴等民俗展演, 实用功能剥离、文化展示功能被放大; 主流媒体与网络平台常用国家通用语表达内容, 青少年缺乏社会化学习场境和常态化母语接触渠道。侗语一定程度上已从日常交际工具退化为仪式展演符号。

2.4. 教育基础: 书面规范薄弱与双语教育碎片化

侗语于 1958 年正式推行拉丁字母侗文, 以南部方言为基础、榕江章鲁话为标准音。但受推广中断、社会接受度低等影响, 侗文至今普及率极低, 民间仍普遍采用“汉字记侗音”, 用字混乱、拼写不统一, 缺乏规范书面体系。双语教育体系比较落后, 仅黔东南、桂北部分村寨小学开设双语课堂, 安排一定经费开展双语服务、双语教学补助工作, 将少数民族语言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27]。初中及以上阶段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模式基本中断, 小学习得能力 1~2 年内退化率约 75% [28]。高校无系统侗语专业, 师资多为民间传承人或兼职教师, 专业资质持证率不足 20%, 而教材多为民间自编简易读本, 缺乏统一课标与大纲[29]。侗语传承长期处于自发、零散、非制度化状态, 系统性保护机制尚未建立。

综上, 当前侗语已进入结构性濒危阶段: 空间上核心-边缘加速分化, 代际上老中青能力断崖式下滑, 功能上实用价值持续萎缩, 制度上文字规范与教育体系双重缺位。其语言生态基底持续弱化, 若不及时构建系统性保护与活化机制, 侗语或将快速从活态交际语言沦为仅存于文献与展演中的记忆性语言。

3. 文脉桎梏: 侗语活态传承的多维现实挑战

3.1. 根基动摇: 母语使用代际断层

侗族语言的代际断层, 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语言生态失衡的集中体现, 以下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侗语在代际间的传递链条逐渐断裂。一是儿童的语言习得缺失, 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 家庭内部语言使用逐渐向通用语倾斜。80 后、90 后父母因自身侗语能力衰退或功利化教育观念, 主动减少与子女的母语交流, 加之学校教育以通用语为主导、侗语课程边缘化, 导致儿童从语言启蒙阶段便缺失母语浸润, 形成习得性断层。二是中青年的传承意愿弱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大量侗族中青年外出务工、求学, 通用语成为其融入外部社会的主要工具。在就业、社交等场景中, 通用语的实用价值远高于侗语, 导致中青年群体主动选择通用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侗语逐渐退化为家庭内部语言或仪式性语言。同时,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下, 部分中青年对侗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有所淡化, 认为母语“土气”, 甚至存在“说母语会被歧视”的偏见。这种文化认同的隐性弱化, 进一步降低了其主动传承和使用侗语的意愿。三是老年群体的传承能力受限, 传统侗语传承主要依赖家庭口传、社区互动及歌班、戏班等民间组织。然而, 随着村寨人口外流、传统社区结构解体, 家庭内部的代际语言传递功能弱化, 社区公共空间的侗语交流场景减少, 歌班、戏班等传统传承组织因成员老龄化、后继无人而逐渐衰落。部分高龄老人因记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不佳, 难以系统传授侗语词汇、语法及传统口头文学。

3.2. 生态失衡: 原生语言场景萎缩

桂黔侗寨的语言场景萎缩呈现共性特征: 其一, 商业化开发导致语言功能工具化, 在平寨、岩寨等核心村寨, 商铺经营者在营业时间普遍使用通用语与游客交流, 侗语从生活交流工具退化为文化展示符号, 在旅游场景中仅作为点缀性元素存在[30]; 其二, 语言选择的功利化, 在就业和商业需求驱动下, 年轻群体主动放弃使用侗语, 传统“歌班”成员逐渐放弃侗歌传唱, 转而学习流行歌曲以吸引游客, 导致侗语口头文学的传承场景进一步萎缩, 语言传承链条在公共空间断裂; 其三, 传统公共空间

私有化, 鼓楼、风雨桥等承载侗语交流的公共场域, 逐渐被商业设施和游客活动占据, 原生的语言生态基础被瓦解。这种场景萎缩不仅压缩了侗语的使用空间, 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作为“活态语言”的生存根基。

3.3. 教育短板: 双语体系结构性失衡

桂黔侗寨的双语教育体系均面临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一方面, 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保障, 双语教育未被纳入地方教育发展规划, 经费投入不足, 导致师资培训、教材开发、设施建设等基础工作难以推进。另一方面, 教育体系内部缺乏协同机制, 小学、中学、职业教育阶段的侗语教学缺乏衔接, 形成“碎片化”格局。例如, 程阳八寨的小学生虽能学习简单侗语, 但升入中学后因课程中断, 语言能力迅速退化; 肇兴侗寨的职业高中虽开设旅游侗语课程, 但仅针对特定专业, 覆盖面窄, 无法满足整体传承需求。此外, 社会力量参与度低也是结构性失衡的重要表现。当地虽有一些非遗传承人和民间组织开展侗语教学活动, 但因缺乏与教育系统的合作, 难以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教育合力。这种“政府主导不足、社会参与有限、学校执行乏力”的局面, 导致双语教育体系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加剧了侗语活态传承的教育困境。

3.4. 技术瓶颈: 语言数字化转化不足

尽管数字化技术被视为濒危语言保护的重要手段, 但桂黔侗寨的侗语数字化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 呈现出“重采集、轻应用”“重形式、轻交互”的结构性缺陷, 其共同面临的深层瓶颈在于数字标准化体系缺失。我国目前大多语言保护的数字化实践主要停留在“档案式保存”层面。当地文旅部门与高校合作, 对侗族大歌歌词、日常用语进行录音录像, 建立原始语料库。然而, 数据多以非结构化形式存储于硬盘或本地服务器, 缺乏统一的标注标准与检索系统, 导致资源利用率极低。例如, 肇兴侗寨的数字化探索则面临技术适配不足的困境。当地政府虽投入资金建设“数字侗寨”平台, 但内容聚焦于旅游宣传与非遗展演, 侗语的语言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31]。平台上的“侗语课堂”板块, 仅提供简单的问候语教学, 且发音示范多由通用语流利的年轻歌手担任, 其中混杂了通用语语音特征, 存在语言失真风险。一方面, 创新传播手段未与原生传承结合, 数字化录音、短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多被用于表演性内容的传播, 而原生侗歌的日常交流或仪式叙事功能缺乏针对性的传播载体; 另一方面, 当地缺乏专业的语言技术人才, 无法对侗语的采集数据进行深度处理, 导致侗族语言文化的活态传承基础被进一步削弱。两地虽积累了一定的数字资源, 但在标准化建设、智能化开发及活态传承衔接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导致数字化技术未能有效转化为语言创新性发展、创造化转化的实际动能。

4. 因果阐释: 多重语境下侗语活态传承的制约因素分析

4.1. 制度供给不足, 治理协同薄弱

从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视角看, 侗语保护与传承存在顶层设计缺位、政策执行碎片化、资源保障不足的制度性短板。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缺乏稳定的法律与规划支撑, 未被系统性纳入地方教育发展框架, 师资培训、课程建设、教材开发等核心环节长期投入不足。语言保护工作多以项目制、运动式推进, 缺乏长效机制与刚性约束。同时, 政府、学校、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缺乏制度化协同, 治理主体分散、职能衔接不畅, 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语言保护治理体系, 政策效能与公共服务能力难以覆盖语言传承的全链条需求。

4.2. 市场本位凸显, 语言价值工具化

市场经济扩张与区域开发重塑语言选择的成本-收益结构, 形成功利化语言取向, 从根本上挤压母语生存空间。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中, 国家通用语言在就业、务工、商贸、公共服务中具备显著比较优势, 成为个体实现社会流动与经济收益的基础性工具, 母语的经济实用价值被持续弱化。文旅开发带来

商业化重构, 传统语言场景被展演化、符号化, 语言从日常交流媒介转变为旅游点缀元素, 进一步剥离其生活性功能。市场导向下, 个体与家庭倾向于优先投入通用语言学习, 母语习得被视为非必要成本, 经济理性选择不断侵蚀语言存续的社会基础。

4.3. 社会结构变迁, 传承载体式微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引发社区解构、代际联结断裂与传承主体弱化的连锁效应, 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母语代际传承的社会根基。人口大规模流动使得传统村寨共同体趋于松散, 传统文化空间功能衰退, 家庭、邻里及公共场域中的母语使用情境显著萎缩。家庭作为母语习得的首要场域, 其教化功能持续衰退; 中青年群体母语能力弱化、传承意愿低, 儿童在成长早期缺乏充分的母语浸润, 由此形成难以逆转的代际传承断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具象化表达, 构成语言活态传承的关键场域, 而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承载体普遍面临老龄化与空心化困境, 也缺乏专业化支撑与现代化传承手段, 口传心授的传统传承模式日渐难以为继, 从而影响社会层面的语言再生产机制。同时, 老年群体普遍缺乏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难以适应青少年群体的语言学习需求。尽管多数老年群体有强烈的侗语传承意愿, 但在家庭和社会层面缺乏有效支持, 传承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传承行动。

4.4. 文字体系薄弱, 文化自信不足

社会主流文化转型带来价值观念重构、民族文化认同弱化、传统意义消解, 削弱语言传承的内生文化动力。在全球化与现代文化冲击下, 部分族群成员对母语及传统文化产生负面认知, 导致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降低。侗族长期无统一文字, 仅靠汉字记侗音、口传心授传承语言与文化, 而侗语所承载的史诗、歌谣、礼仪等文化内涵被程度化地简化、剥离, 文化意义与精神价值不断流失。现代教育与传媒以主流文化为核心叙事, 侗语词汇大量借用汉语, 母语表达能力退化、文化独特性流失。民族语言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渠道有限, 南侗北侗内部又分多种土语, 互通性差, 无全民通用标准音或标准语, 难以形成统一语言认同, 年轻一代与传统语言文化疏离, 语言传承从文化自觉退化为被动维系, 内生动力欠缺, 民族文化自信后劲不足。

5. 路径优化: 侗语活态传承的协同赋能策略

5.1. 深化双语融合教育

双语融合教育以“双语共生、文化互嵌、铸牢共同体”为核心, 打破侗语与汉语对立、传承与发展冲突的二元思维, 确立“国家通用语言为主, 民族语言为辅, 双向融合, 协同育人”的定位。为有效提升侗语活态传承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推动语言保护与文化发展的协同共进, 深化双语融合教育可从以下两点推进:

一是构建分层递进的教育体系, 形成从启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整链条。学前教育阶段依托幼儿园, 通过侗族童谣、故事和游戏等情境化课程, 为儿童创设自然的侗语习得环境。基础教育阶段将侗语纳入地方课程体系, 制定标准化大纲, 结合大歌、鼓楼营造等非遗项目进行“语言+技艺”融合教学, 并探索双语教师与非遗传承人协同授课模式。高等教育层面, 鼓励民族院校开设相关专业, 培养兼具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并建立实习基地为基层输送师资。二是创新沉浸式与情境式教学法。课堂上可采用双语交替教学, 在数学、音乐等学科中融入侗语术语。校园内设立“侗语角”、举办传统节日庆典、经典诵读比赛, 双语晨诵会等, 强化日常语言实践。同时, 将课堂延伸至鼓楼、风雨桥等文化地标, 利用 AR、VR、MR 和三维建模等交互式体验技术还原传统场景, 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掌握语言背后的文化逻辑。

5.2. 培育本土专业人才

培育本土侗语人才必须夯实侗语传承的人才根基, 构建“梯队化选育、场景化赋能、制度化保障、文旅化反哺”的系统性培育体系。一方面, 可精准摸排并扩容本土传承人才库, 对国家级、区级非遗传承人及歌师、寨老进行系统性建档, 完善传承人认定、补贴与激励机制; 设立专项传承津贴与荣誉体系, 鼓励资深传承人以“师徒结对、口传心授”方式带徒传艺, 重点吸纳返乡青年、本地教师与非遗爱好者参与, 缓解人才断层压力; 设立“国家通用语 + 侗语”双语教师资格专项认证, 纳入地方教师准入体系, 分学段设置认证等级, 明确普通话与侗语双达标要求。另一方面, 联合民族语言研究相关机构和组织, 开展针对性专项培训, 依托村寨传习所、教学点打造实训平台, 开发贴合地方侗语方言特色的教学与实践课程, 同步培育侗语基础教学人才与“侗语+文旅”复合型人才, 提升人才语言教学、文化讲解、民俗活化的综合能力。同时, 依托两寨非遗节庆、景区演艺、校园传承等实践场景, 为本土人才搭建传承实践平台, 配套完善考核激励与就业保障政策, 留住本土青年传承力量, 打造一支扎根村寨、精通侗语、擅长传承实践的本土化专业队伍, 为侗族语言代际传承与活态发展提供长效人才支撑。

5.3. 赋能文旅业态创新

在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和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多重语境下, 侗族语言活态传承需立足民族文化遗产与乡村文旅发展双重需求, 秉持“语言为核、文旅为体、生活为基、创新为翼”的发展理念, 推动侗语文化资源向文旅业态深度转化, 构建“语言 - 文化 - 产业 - 生活”四位一体共生体系。实现民族语言传承与文旅产业创新协同发展需依托特色侗寨资源禀赋, 将侗语全方位嵌入文旅产业链条; 借助国家级景区文旅优势, 将侗语融入风雨桥拦路歌、鼓楼侗族大歌、百家宴敬酒歌等沉浸式民俗演艺; 深挖本土非遗资源, 开发“侗语 + 木构建筑 + 非遗技艺”主题研学课程, 在银饰、侗锦、侗酒等特色文创产品中, 植入侗语铭文、古歌歌词等文化元素; 配套设置专属语音导览, 打造“火塘夜话”系列沉浸式互动场景, 让游客在体验中感知并学习基础侗语表达。

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天然聚集地, 群众参与度高、乡土氛围浓厚, 能自然集聚本地民众与游客, 为侗语传播提供原生文化场景, 可依托传统民俗节庆, 打造为侗语文化传播核心载体, 通过乡村侗歌大赛、田园侗族大歌展演等活动, 强化侗语歌唱形式传承; 搭建“侗语+蜡染+琵琶歌”非遗体验工坊, 在民宿、餐饮、旅拍等业态中, 推出侗语菜单、客房侗语问候语音、旅拍侗语台词等特色服务, 推动侗语融入日常文旅生活场景。同时, 需协同推进数字化赋能与业态融合创新, 共建侗语语音数据库、数字侗谱平台, 开发侗语学习小程序、AR 侗语建筑解读、古歌数字藏品等数字产品, 在景区关键节点布设智能导览终端, 打通线上线下语言传播闭环。此外, 建立“村民 - 非遗传承人 - 游客”多方共建机制, 培育专业化双语导游、侗语非遗传承人与本土文创设计师; 鼓励村民在文旅经营中常态化使用双语, 设立侗语传承专项奖励基金, 以文旅产业发展反哺语言传承, 推动侗语活态传承与文旅业态创新的双向赋能、共赢发展。

5.4. 推进数字化资源建设

侗语数字化资源建设应立足本土语言生态与民俗文化背景, 兼顾学术性与实践性, 统筹推进侗语资源库落地。第一, 开展系统性原生语料采集工作。深入挖掘日常交流、民俗仪式、传统歌谣、民间口述等真实语境下的侗语素材, 完整记录方言语音、特色词汇与表达习惯, 做好规范分类与专业标注, 保留语言的原生性与地域特征, 为数字化建设奠定真实可靠的基础。第二, 构建标准化侗语数字资源库。依照语言学研究标准, 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侗语综合数字资源库, 整合语音、文字、影像、民俗语言资料等多元内容, 完善数据归档、检索与管理体系, 满足语言资源的长效保存与学术研究需求。第三, 开发本

土化数字学习与传播载体。编制侗汉双语数字化教材、语音读本、民俗音频资料,制作侗语歌谣、传统故事短视频,开发简易化学学习工具与科普资源,贴合地方教育与民间传承需求,降低侗语学习与传播门槛。第四,依托文旅与民俗场景数字化应用。结合地方民俗活动、非遗展示、文旅体验,打造侗语数字导览、民俗语音解说、文化互动内容,将数字化资源融入村寨文化展示环节,以生活化方式推广侗语,拓宽传播渠道。第五,推进传统文献数字化整理。对侗文古籍、民间手抄本、传统歌谣典籍等进行数字化扫描、转录与校对,完成文本数字化转化,修复整理传统语言文献,完善侗语文字资源体系。第六,搭建多方数字化建设模式。依托地方文化机构、高校科研团队与基层社群等共同参与资源采集、整理与更新,完善数字化建设长效机制,同步开展本土人员数字化技能培训,持续更新补充动态语言资料,避免资源固化闲置。以数字化手段融合语言文化语境,平衡保护与活化的关系,推动侗语从静态保存转向活态传承,切实发挥数字化资源在侗语延续、文化传承中的支撑作用。

数字化技术为侗语活态传承开辟了现代化发展路径,有效突破了传统语言传承的时空局限,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落地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潜在挑战,若缺乏规范管控,反而会破坏侗语原生语言生态。因此,需精准剖析各类风险,并构建系统化规避机制,实现技术赋能与文化保护的双向平衡。

第一,社区参与度不足是侗语数字化传承的首要难题。侗族村寨中老年传承人熟悉原生语言文化,但数字化操作能力薄弱;年轻群体精通网络技术,却对侗语文化认知浅薄、传承意愿不足,导致资源采集、更新、推广工作断层,数字化资源脱离社区实际使用需求。对此,可搭建分层培育体系,针对老年传承人开展简易数字化采集培训,联动青年返乡组建专项传承团队,同时设立文化传承激励机制,调动社区全员参与积极性。第二,文化原真性受损与异化问题较为突出。数字化采集、剪辑、整编过程中,部分建设者为适配网络传播,随意简化侗语方言、民俗语境与文化内涵,剥离语言背后的民俗礼仪、生活场景,导致标准化数字资源丢失原生特质,造成侗语文化碎片化、同质化异化。需建立原生文化审核机制,邀请侗族非遗传承人、民俗学者全程参与资源整编,坚守文化本源,杜绝随意篡改、简化内容,保障数字资源与原生文化高度契合。第三,知识产权与隐私争议频发。侗语民间歌谣、口述故事、传统谚语等内容多为世代口传的集体文化成果,数字化收录后,极易出现未经授权转载、商用、二次改编的侵权问题,同时村寨实景、传承人影像等素材的滥用,也会引发个人与社群隐私泄露风险。对此,需完善资源版权登记与管理制度,明确侗语集体文化资源的权属界定,规范资源传播、商用权限,搭建加密共享平台,严控隐私素材的采集与使用范围。第四,数据伦理缺失进一步加剧传承风险。当前侗语数字化资源建设缺乏统一行业规范,存在数据采集片面、资源分类混乱、过度商业化开发等问题,部分项目重流量、轻保护,违背语言活态传承的公益属性。需构建标准化数据伦理准则,统一资源采集、整理、存储、传播规范,严控商业化开发边界,以文化保护为核心,规范数字化建设全流程,实现侗语文化可持续活态传承。

5.5. 强化社会协同机制

语言的活态传承在于“活在当下”,一个健康的社会语言环境是语言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活性土壤,让侗语“活着”传承与发展,关键在于构建“政策支持、学校引导、家庭参与,数字赋能、社会协同”五位一体的语言生态。家庭作为母语启蒙阵地,倡导日常侗语交流,通过侗族故事、童谣营造原生语言氛围;学校开设侗语校本课程,采用双师教学模式,搭建系统化语言教学平台;社区依托侗寨鼓楼、文化广场设立传习角,结合民族传统节庆开展双语文化活动,营造沉浸式语言传承环境。地方政府出台侗语传承专项政策,将语言文化保护纳入地方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作考核,设立专项传承资金,统筹多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推动侗语传承与地方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地方高校提供学术与人才支撑,开展侗语调研、语料库搭建及教学资源开发,定向培养双语传承人才,借助数字化技术打造线上学习载体,通过校地合作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传承实践。社会组织开展侗语支教、非遗传习等公益活动,拓展传承覆

盖面。侗语相关协会牵头制定语言规范、开展濒危方言研究, 整合专业学者与民间传承人才, 为侗语传承提供专业学术指导。

6. 结论

本文以双语推广为背景, 聚焦侗语活态传承议题, 系统梳理了侗语生态现状、现实挑战、深层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 构建了兼顾政策导向与本土实践的侗语传承体系, 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研究表明, 侗语活态传承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其濒危困境并非单一因素所致, 而是语言生态、教育体系、社会结构、文化认知与技术应用等多维度失衡的综合结果。代际传递断裂是侗语存续的核心危机, 原生语言场景萎缩、双语教育结构性短板、数字化转化不足则进一步加剧了传承困境; 而制度协同薄弱、市场价值挤压、传承载体式微、文化认同弱化, 从根源上制约了侗语的活态延续。为此, 唯有打破二元对立思维, 将侗语传承深度嵌入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的产业链条, 推动双语融合共生。通过分层递进的教育体系夯实传承基础, 依托本土人才培养筑牢传承根基, 借力文旅创新激活语言价值, 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静态保护与动态活化的统一, 联动多方主体构建社会协同机制, 才能推动侗语从濒危走向活态, 实现语言传承与民族发展的双向赋能。本研究不仅为破解侗语传承危机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也为民族地区在双语背景下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共荣、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提供借鉴范式。

同时,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研究聚焦于湘黔桂交界核心侗族聚居区的质性分析, 对边缘散居区、跨境侗族群体的侗语传承差异关注不足, 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其二, 对国家通用语推广与侗语保护之间的动态张力, 缺乏长期追踪的实证分析, 协同机制的实践效果尚未通过长期田野数据检验; 其三, 数字化路径侧重资源建设与基础应用, 对 AI、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侗语语音识别、智能教学、版权保护等领域的深度应用研究不足; 其四, 研究侧重宏观策略构建, 对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群体的语言态度差异及个性化传承需求, 缺乏精细化的分层设计。未来研究可扩大调研范围、开展长期追踪、深化技术融合、细化群体研究, 进一步完善侗语活态传承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

广西科技大学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先行试点建设项目《民族聚居区乡村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实践——基于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岩村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和木构技艺数智传承建设》(项目编号: 2026XCYY01)。

参考文献

-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S].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5.
-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S].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8.
- [3] Hinton, L. (2022) *Language Ecology and Endangered Langu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Wei, W. (2017) Cantonese with an Accent Identity and Symbolic Power in Guangdong. *Proceedings of 2017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17)*, 121, 72-75.
- [5] 左广明.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2): 215-218.
- [6] 王桂亮. 语言多样性实质及其生态伦理规约[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9(3): 13-20.
- [7] 李瀚腾.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路径选择[N]. 贵州民族报, 2025-09-03(B01).
- [8] Vosters, R., Pérez Rodríguez, S. and Vande Castele, A. (2025) Spanish as Immigrant Minority Language in Brussels: A Pilot Study on Maintenance and Vitality. *Languages*, 10, 113. <https://doi.org/10.3390/languages10050113>
- [9] 伍莎莎. 三江侗族自治县中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4.
- [10] 张勤. 侗族大歌在当代舞台的符号转化与音声重构[J]. 黄河之声, 2026(8): 16-21.
- [11] 令狐玉屏. 中国西南地区侗族青少年语言态度的社会语言学[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2020.
- [12] Nur Hakim, M., *et al.* (2025) Language, Identity, and Survival: 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Limola Language in South Sulawesi. *Frontiers in Sociology*, **10**. <https://doi.org/10.3389/fsoc.2025.1686828>
 - [13] 秦中应. 文化共生视域下民族教育发展走向[J]. 试题与研究, 2019(7): 123-124.
 - [14] 陈保亚. 家庭语言环境: 传承母语的最后家园[J]. 语言战略研究, 2017, 2(6): 81.
 - [15] 努尔麦麦提·图尔荪. 喀什地区泽普县少数民族高中数学双语教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4.
 - [16] Schneider, B. and Oliveira, M. (2025) Developing Critical AI Language Literacy—Prompting Experiments on Raciolinguistic Bias to Underst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as Cultural Artefacts. *AI and Society*, **41**, 3015-3026.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5-02727-7>
 - [17] 黄丽媛, 黄秋域, 赖洪霄, 等. 活态传承视角下“虽蕾”壮语山歌的文化遗产和保护[J]. 北极光, 2026(3): 158-160.
 - [18] 严妍.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数字化保护与研究[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15): 228-230.
 - [19] 贾连庆. 信息化时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3(1): 65-68.
 - [20]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侗族人口数据[EB/OL]. http://mzw.hunan.gov.cn/mzw/tslm_71320/hnmz/202601/t20260107_33888323.html, 2026-01-07.
 - [21]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中心. 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与保护情况) [EB/OL]. <https://nmlr.muc.edu.cn/info/1119/2232.htm>, 2026-07-09.
 - [22] 胡春晚, 林晓媚. 广西少数民族学生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研究[J]. 现代语文, 2020(9): 84-90.
 - [23] 何彦诚.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三江侗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24] 张景霓, 苏丹. 广西三江侗语使用情况及演变趋势预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6, 38(2): 191-196.
 - [25] 李胜兰. 护根与续脉: 从侗语电影《童年的稻田》看三江侗族语言的代际传承及母语文化保护[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1): 132-140.
 - [26] 李智芳, 薛鑫鑫. 侗族大歌的现代化传承、传播及实施路径[J]. 中国民族博览, 2022(20): 7-12.
 - [27] 黔东南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州民宗委关于州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89 号提案的答复[EB/OL]. http://mzw.qdn.gov.cn/zwgk_5825576/xxgkml/jytabl/zxtadf/202507/t20250714_88285430.html, 2026-07-09.
 - [28] 蒋拓新, 周艳青. 语言磨蚀研究视角下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J]. 名作欣赏, 2020(5): 182-184.
 - [29] 洪艳, 李丽生. 乡村振兴背景下无文字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母语词汇磨蚀调查研究——以湖南省通道县侗族为例[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2(5): 112-118.
 - [30] 李本建, 王雪宁. 媒介融合背景下三江侗族自治县古村落旅游开发策略[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2(6): 6-11.
 - [31] 覃小华, 卢素菊.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发展对民族村寨的影响研究——以程阳八寨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13): 70-73.